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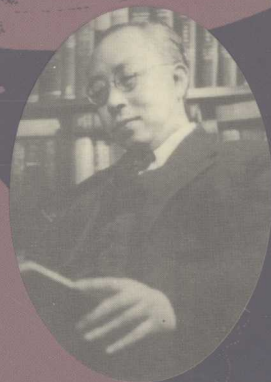
边缘书库

李庆西 陈子善主编

YONGJIUDENUXING

永久的女性

叶灵凤 / 著



叶灵凤曾被人贬为“新鸳鸯蝴蝶派”，但《永久的女性》自有其独特的魅力。它既与当时的“主流”文学格格不入，也与流行的通俗言情小说迥异其趣，不但带有浓厚的现代都市小说色彩，而且也带有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爱情的严肃思考，是二十世纪中国通俗爱情小说的佳作之一。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边缘书库

李庆西 陈子善 / 主编

永久的女性

Yongjiudenuxing

叶灵凤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久的女性 / 叶灵凤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9
(边缘书库 / 李庆西, 陈子善主编)

ISBN 7-80187-083-2

I. 永... II. 叶...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7457 号

永久的女性

策划: 程德培

作者: 叶灵凤

责任编辑: 周奎杰 邵东

设计制作: 夏季风工作室

印刷监制: 杨雨前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刷: 萧山日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232 千字 印张: 16.68

印数: 1—10000 册

版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083-2/I · 044

定价: 27.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边缘书库”总序

李庆西 陈子善

这套丛书选收的作家作品大多具有海派风格或唯美倾向，个人化、感觉化和物质化的审美情调是这些文字的共同特点，一切生趣盎然的细节悉归城市与人。如果说，这算是大半个世纪之前的“小资”和“愤青”们的心迹表露，那么它便涵括了中国新文学个性成长的一个阶段。

其实，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人”字，鲁迅的“立人”之论早已人所皆知，其谓“改造国民性”亦着眼于此。周作人早年也在文章里说道：“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文艺的讨论》）倡言“个人的解放”，以挑战封建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旧文化，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的问题上竟是麻烦多多。在“五四”的历史语境中，“个人的解放”跟“改造国民性”几乎相为表里，都是着眼于“立人”之论。不过，“立人”的手段与目标终究有所不同，就后来的文学发展来看，二者非但渐行渐远，且渐成阅墙之局。

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初，充满个性呻吟的创作不在少数，那些焦灼与苦闷多少表现了人性的觉醒，但比之鲁迅、沈从文那些巨匠，此辈精神视野毕竟显得狭仄。像早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演绎的“革命的罗曼谛克”，哼哼唧唧地将个人主义链接到理想主义上头，这般“个人的解放”较之“改造国民性”一说已扯开距离。也许，二者区别在于对象之内涵不同，也就是“人”之本位在个人还是民众。鲁迅显然把后者看得重要，故观照并不囿于自身，他的创作中即便最具孤愤



色彩的《野草》亦非自我挣扎的写照。像他这样的作家从不缺乏个性,而是背负着民族的历史与苦难。可是这不免发生问题——文学倘是“遵命”于个体精神之外的某个目标,难免要被整合到那种事业之中,乃于作家个人意志多有碍处,这便是个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精神矛盾。鲁迅晚年跟“左联”的龃龉就是这般光景,碰来碰去是“两间馀一卒”的局面,盖因“人”的问题上价值理念之二元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能够率性而至的是张爱玲那类作家,因为她(他)们的艺术视线很少越过世俗人生的边际进入公共领域,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历史、文化和道德传统的规束。所以,她(他)们的笔墨尽可从饮食男女的日常起居中完成自适己意的审美观照,想象力有余裕之时或者做些倾国倾城的传奇文章。从物质生活中发现生活,从人性的黑暗中感受黑暗,如此张扬个性的手段确是对“五四”话语作出的一种反拨。当然,这有其历史机缘,张爱玲之辈出道时上海已是一座文学上的“孤岛”——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已经淡出江湖,而根据地和大后方的声音还传不过来。在沦陷的上海,没有主义和口号,也没有意识形态制约,身边的一切已跟农业社会的传统习俗大相径庭……毫无疑问,正是这种社会的“失语”状态开启了文学回归自我的历程,张爱玲正好由着自己的心性去成长。不过严格地说来,张爱玲之前,富于现代色彩的文学个性已经开始在都市背景中萌发,如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的创作便是明证。

总之,三十年代中期至整个四十年代,口集上海的都市作家群小打小闹地创造了自己的摩登神话,用个人感觉化的笔触编织着新文学进程中的另一套文本系统。如果开列一张作家名单,除了张爱玲和上边提到的几位,其中该有邵洵美、叶灵风、叶鼎洛、卜乃夫(无名氏)、苏青、潘柳黛……等等,那里边有当日的文学新人,也有落单的左翼作家。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人虽说占了上海这般中心城市,但是在文学上总是处于边缘地位。一者由于情调比较出位,另者也可能过于超前——其实许多应运而生的东西且有生不逢时的一面,他们笔下的都市风景跟当日中国的世道人心确实隔着很远。放开眼光去看,“五四”的历史合理性毋庸置疑,中国新文学的宏大叙事只能以

“唤起民众”和“改造国民性”为大任。先行者的激情既已投向广袤而贫穷的乡村中国,可想而知,文学的首义便不再是个性诉求,而是如何将作家的艺术情趣纳入具有启蒙与救亡双重意义的革命话语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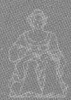
然而,面对这样一段从“呐喊”到“失语”的边缘化过程,后来的人们不能不发生解读的兴趣,半个多世纪以后重新审视那种据说具有“现代性”(Modernity)的美学动机,其中多有耐人寻味之处。譬如,这些“边缘”作家对鸳鸯派一类俗文学的重视与借鉴,究竟是作为一种反拨的手段,还是要从物质化的世俗层面定义人性与情感之类,便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就传统的文学史定位而言,他们那种珍重自我的表达方式,那种寻找都市感觉的文人心愫,也许都显得无足轻重,绝对是主流文学以外的异数,可是其中分明有着主流文学不曾包容的价值取向和艺术手段。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未被正典化的历史命运,使得这些作品至今依然显示出某种前卫性和文化价值。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历史似乎经历着一种戏谑性回归,处于城市化和全球化浪潮中的人们若是同样面临“失语”的困惑(抑或解脱),总归也能从这些老故事里边找到新的感觉。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日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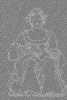
CONTENTS

“边缘文库”总序	001
题记	001
一. 秋之丰富	003
二. 忧郁的云影	005
三. 红苹果	007
四. 寂寞的笑	009
五. 独立秋展	011
六. 苦闷	013
七. 画室风景	015
八. 《中国画报》	017
九. 梦境	019
十. 宗教世界	021
十一. 风雨	023
十二. 失望	025
十三. 爱人	027
十四. 劲敌	029
十五. 难题	031



十六. 广告画	033
十七. 霞飞花店	035
十八. 百合花	037
十九. 笑容	039
二十. 朱古律	041
二十一. 拉丁区	043
二十二. 祝	045
二十三. 信	047
二十四. 明朗性	049
二十五. 狭路相逢	051
二十六. 征服	053
二十七. 憧憬	055
二十八. 北方人	057
二十九. 圣母	059
三十. 木炭	061
三十一. 翅膀	063
三十二. 构图	065
三十三. 铁丝网	067
三十四. 嫉妒	069
三十五. 沉默的散步	071
三十六. 女朋友	073
三十七. 柳叶	075
三十八. 新的苦闷	077
三十九. 谎	079
四十. 母亲	081
四十一. 信任问题	083
四十二. 友谊	085
四十三. 心的斗争	087

四十四.《永久的女性》.....	089
四十五. 惊异的事	091
四十六. 荣誉奖	093
四十七. 庆功宴	095
四十八. 加冕	097
四十九. 不速之客	099
五十. 冷笑	101
五十一. 哑剧	103
五十二. 再会	105
五十三. 努力	107
五十四. 新的发现	109
五十五. 应付	111
五十六. 挑战	113
五十七. 做媒	115
五十八. 胜利	117
五十九. 醋	119
六十. 野心家	121
六十一. 明天	123
六十二. 铁证	125
六十三. 先生	127
六十四. 第一次	129
六十五. 保证	131
六十六. 争夺战	133
六十七. 集团裁判	135
六十八. 高兴	137
六十九. 孝女	139
七十. 搬弄是非	141
七十一. 展览会	143



七十二. 谜	145
七十三. 鸿门宴	147
七十四. 决心	149
七十五. 并不赌气	151
七十六. 自己负责	153
七十七. 三过其门	155
七十八. 心的巡礼	157
七十九. 解约罢	159
八十. 来了	161
八十一. 是凶是吉	163
八十二. 政治家	165
八十三. 到旅馆去	167
八十四. 夜话	169
八十五. 我爱他	171
八十六. 我的错误	173
八十七. 茫茫夜	175
八十八. 疯了	177
八十九. 原谅我罢	179
九十. 人道主义	181
九十一. 麻醉剂	184
九十二. 私奔罢	186
九十三. 恋爱命运	188
九十四. 夜长梦多	190
九十五. 将错就错	192
九十六. 负心人	194
九十七. 结婚罢	195
九十八. 第三者	197
九十九. 假慈悲	201

一〇〇. 你们骗我	203
一〇一. 训庭	205
一〇二. 供养	207
一〇三. 谁结婚	210
一〇四. 喜酒	212
一〇五. 长夜谈	214
一〇六. 恋爱与技术	216
一〇七. 早起	218
一〇八. 曹白鱼	220
一〇九. 探病的人	222
一一〇. 悲观了	224
一一一. 她误会了	226
一一二. 他的信	228
一一三. 梦中情人	230
一一四. 空洞的心	232
一一五. 结婚会议	234
一一六. 喜信	236
一一七. 转地疗养	238
一一八. 开幕礼	240
一一九. 寂静的家	242
一二〇. 消除祸根	244
一二一. 婚礼	246
一二二. 最后的挣扎	248
一二三. 自暴自弃	250
一二四. 谢谢你	252
一二五. 寂寞的行旅	254
编后记	256

题记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应了那时新创刊的《小晨报》之约，我写下了这部《永久的女性》。这是我第三次为每天出版的日报写连载小说，而且也是最长的一部。以前在《时事新报》所载的两部都只有六七万字，这回却差不多有十四万字，连载了四个多月。这小说结束不久，《小晨报》也就停刊了。

写这小说时，我正搬到上海市外不久。那时的我，不仅在思想上很苦闷，就是生活上也很空虚，不能安心读书，更不能安心执笔。这小说的写成，与其说是我的努力，不如说是我运用这机遇收拾我疏散的心情而已。因了住在市外，这小说的背景便也利用附近的区域；理想中的主人公的住处，那竹林深处的一座瓦屋，便是我散步时所时常见到的地方。久住闹市的，新来到这郊外，当时的心情虽极不安静，但周遭的景色仍给我很深的印象。

这小说的整个故事，是用上海颇知名的



书斋中的叶灵凤



叶灵凤设计的幻洲封面

一个洋画社作对象，洋画社的社员大都是我的朋友。但这是我的一个秘密，我从不曾对他们谈起过。当然，他们中间并没有秦枫谷，张晞天，更没有朱娴，也没有类似这样的故事，但我却采用了他们对于艺术努力的精神作我理想的对象，从这上面建筑我想象的楼阁。

这小说整个是一位画家和他的一幅画的故事。我想描写的是艺术与人性争斗，艺术家为了爱护他的创作而牺牲他的幸福；这是一种颇熟悉的典型，但这也是一幕永久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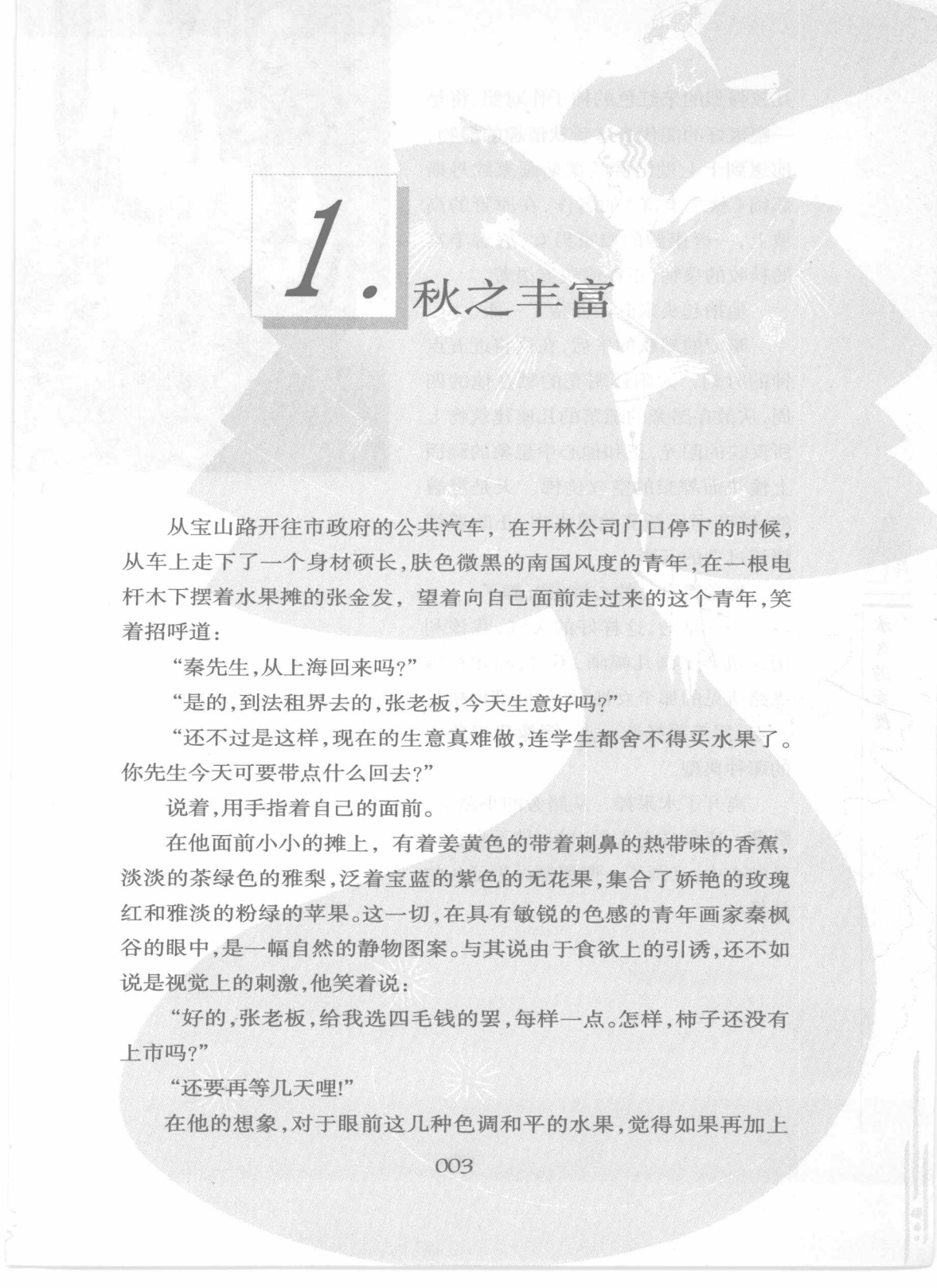
全书的骨干，那一幅《永久的女性》画像，明达的读者当能看出，那是受了文艺复兴大师达文西的那幅《莫娜丽沙》的影响。

我自己从来不喜欢自己所写下的这类小说，因此几乎漠然没有好恶之感。以上所写，不过将这小说写作的经过，提供给有兴趣的读者而已。

这小说发表时，每天曾由丁聪先生作插绘，这回却因了印刷关系，只得割爱，另烦他画了一张封面。

一九三六年六月，作者记





1. 秋之丰富

从宝山路开往市政府的公共汽车，在开林公司门口停下的时候，从车上走下了一个身材硕长，肤色微黑的南国风度的青年，在一根电杆木下摆着水果摊的张金发，望着向自己面前走过来的这个青年，笑着招呼道：

“秦先生，从上海回来吗？”

“是的，到法租界去的，张老板，今天生意好吗？”

“还不过是这样，现在的生意真难做，连学生都舍不得买水果了。你先生今天可要带点什么回去？”

说着，用手指着自己的面前。

在他面前小小的摊上，有着姜黄色的带着刺鼻的热带味的香蕉，淡淡的茶绿色的雅梨，泛着宝蓝的紫色的无花果，集合了娇艳的玫瑰红和雅淡的粉绿的苹果。这一切，在具有敏锐的色感的青年画家秦枫谷的眼中，是一幅自然的静物图案。与其说由于食欲上的引诱，还不如说是视觉上的刺激，他笑着说：

“好的，张老板，给我选四毛钱的罢，每样一点。怎样，柿子还没有上市吗？”

“还要再等几天哩！”

在他的想象，对于眼前这几种色调和平的水果，觉得如果再加上



几枚强烈的朱红色的柿子作对照,将是一幅极好的能代表这新秋情趣的静物,他想到十七世纪佛兰德斯画家约丹斯那幅《秋之丰富》的名作,在原野的高坡上,一群康健的农家男女,肩着丰富的秋收的果物,正在愉快笑语着。

他抬起头来向四面望了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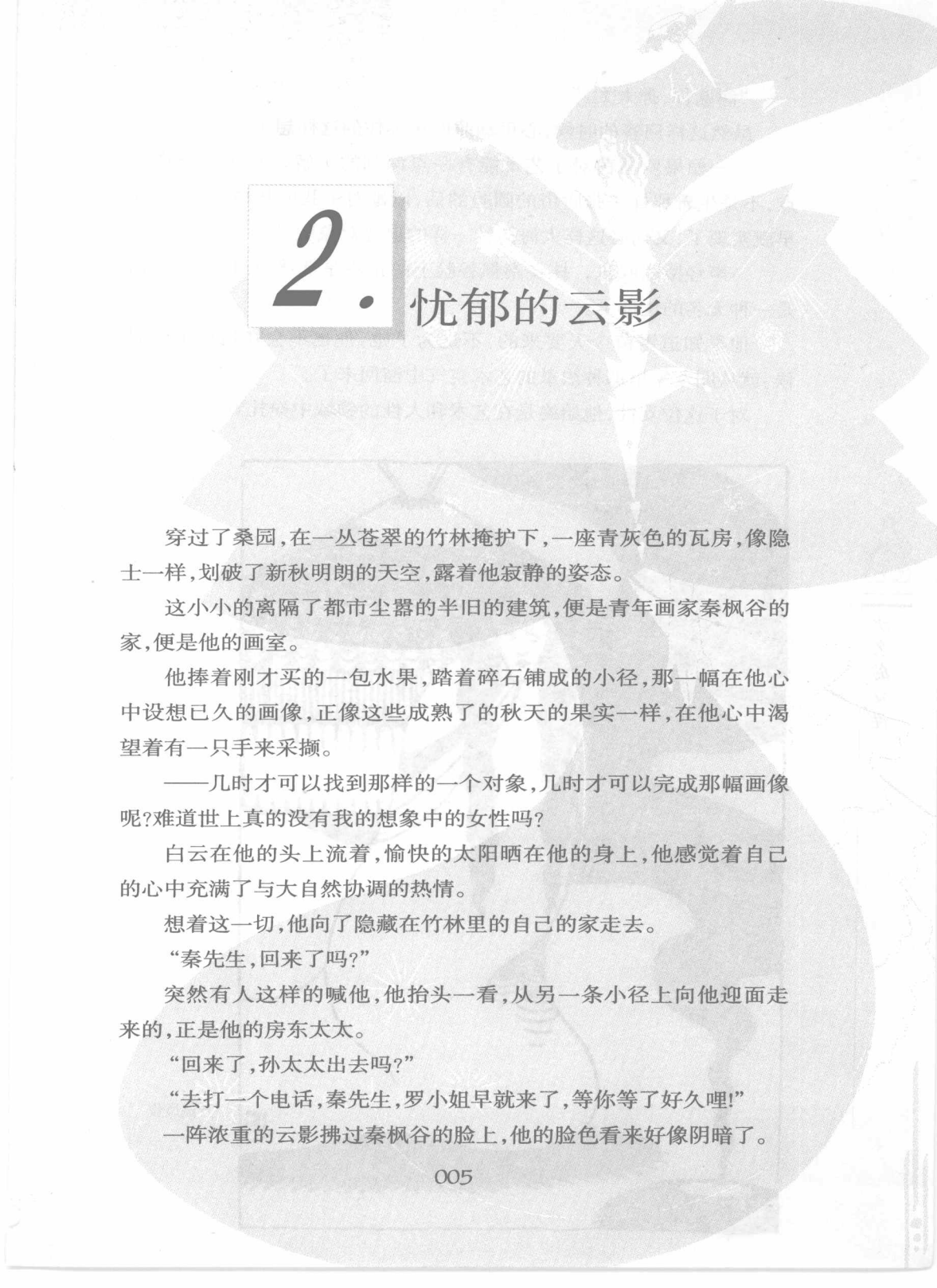
晴朗的新秋的午后,在这将近五点钟的时刻,太阳还明亮的晒在他的四周,从散在路旁的疏落的几座建筑物上所反映的阳光,正和他心中想象的画面上愉快而静寂的空气仿佛。天是澄碧的,路旁雨后新涨的溪水中,正映着缓缓流过去的云影。

他觉得自己的心境更沉静了。

——是的,这样好的天气,我该利用这机会多画几幅画,不过,刚才在霞飞路所见的那个女性,如果面部再狭长一点,眉毛再扬起一点,倒像我想象中的那种典型。

离开了水果摊,从路旁的小路上,沿着一座桑林走去的时候,他不觉在自己的心中,又画了一遍那幅设想已久的画像。





2.

忧郁的云影

穿过了桑园,在一丛苍翠的竹林掩护下,一座青灰色的瓦房,像隐士一样,划破了新秋明朗的天空,露着他寂静的姿态。

这小小的离隔了都市尘嚣的半旧的建筑,便是青年画家秦枫谷的家,便是他的画室。

他捧着刚才买的一包水果,踏着碎石铺成的小径,那一幅在他心中设想已久的画像,正像这些成熟了的秋天的果实一样,在他心中渴望着有一只手来采撷。

——几时才可以找到那样的一个对象,几时才可以完成那幅画像呢?难道世上真的没有我的想象中的女性吗?

白云在他的头上流着,愉快的太阳晒在他的身上,他感觉着自己的心中充满了与大自然协调的热情。

想着这一切,他向了隐藏在竹林里的自己的家走去。

“秦先生,回来了吗?”

突然有人这样的喊他,他抬头一看,从另一条小径上向他迎面走来的,正是他的房东太太。

“回来了,孙太太出去吗?”

“去打一个电话,秦先生,罗小姐早就来了,等你等了好久哩!”

一阵浓重的云影拂过秦枫谷的脸上,他的脸色看来好像阴暗了。

“谢谢你，孙太太。”

虽然这样回答的时候，心里却照例止不住的这样想了：

——如果罗雪茵对于艺术能有一点深刻的了解，相貌能秀逸一点，不是生着那样一张庸俗的圆脸的话，以她对于我的热情，我的画像早就实现了，又何必这样大海捞针一样的追寻对象呢？”

一声轻微的叹息，抹在秦枫谷脸上的正不是偶然飞过的云影，而是一种无名的忧郁了。

他早知道雪茵今天要来的，不是为了她，他也不会在这这样早的时候，就从朋友家里那种浓重的艺术空气中溜回来了。

对于这位女性，他始终是在艺术和人性的领域中挣扎着。



叶灵凤作